

世界争议文学

SHI JIE ZHENG YI WEN XUE



罗生门

Luo Sheng Men

[上]



芥川龙之介（日）◎著
楼适夷/吕元明/文洁若◎译

远方出版社

世界争议文学

罗生门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争议文学/修平主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ISBN 7-80723-132-7

I. 世… II. 修…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3614 号

世界争议文学 (罗生门)

主 编: 修 平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800 千字

印 张: 285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132-7/I · 37

定 价: 1168.00 元(全 40 册)

罗生门

某日傍晚，有一家将，在罗生门下避雨。

宽广的门下，除他以外，没有别人，只在朱漆斑驳的大圆柱上，蹲着一只蟋蟀。罗生门正当朱雀大路，本该有不少戴女笠和乌软帽的男女行人，到这儿来避雨，可是现在却只有他一个。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数年来，接连遭了地震、台风、大火、饥馑等几次灾难，京城已格外荒凉了。照那时留下来的记载，还有把佛像、供具打碎，将带有朱漆和飞金的木头堆在路边当柴卖的。京里的情况如此，像修理罗生门那样的事，当然也无人来管了。在这种荒凉景象中，便有狐狸和强盗来乘机做窝。甚至最后变成了一种习惯，把无主的尸体，扔到门里来了。所以一到夕阳西下，气象阴森，谁也不上这里来了。

倒是不知从哪里，飞来了许多乌鸦。白昼，这些乌鸦成群地在高高的门楼顶空飞翔啼叫，特别到夕阳通红时，黑魆魆地好似在天空撒了黑芝麻，看得分外清楚。当然，它们是到门楼上来啄死人肉的——今天因为时间已晚，一只也见不到，但在倒塌了的砖石缝里长着长草的台阶上，还可以看到点点白色的鸟粪。这家将穿着洗旧了的宝蓝袄，一屁股坐在共有七级的最高一层的台阶上，手护着右颊上一个大肿疱，茫然地等雨停下来。

说是这家将在避雨，可是雨停之后，他也想不出要上哪里去。照说应当回主人家去，可是主人在四五天前已把他辞退了。上边提到，当时京城市面正是一片萧条，现在这家将被多年老主人辞退出来，也不外是这萧条的一个小小的余波。所以家将的避雨，说正确一点，便

是“被雨淋湿的家将，正在无路可走”。而且今天的天气也影响了这位平安朝家将的忧郁的心情。从申末下起的雨，到酉时还没停下来。家将一边不断地在想明天的日子怎样过，——也就是从无办法中求办法，一边耳朵里似听非听地听着朱雀大路上的雨声。

雨包围着罗生门从远处飒飒地打过来，黄昏渐渐压到头顶，抬头望望门楼顶上斜出的飞檐上正挑起一朵沉重的暗云。

要从无办法中找办法，便只好不择手段。要择手段便只有饿死在街头的垃圾堆里，然后像狗一样，被人拖到这门上扔掉。倘若不择手段哩——家将反复想了多次，最后便跑到这儿来了。可是这“倘若”，想来想去结果还是一个“倘若”。原来家将既决定不择手段，又加上了一个“倘若”，对于以后要去干的“走当强盗的路”，当然是提不起积极肯定的勇气了。

家将打了一个大喷嚏，又大模大样地站起来，夜间的京城已冷得需要烤火了，风同夜暗毫不客气地吹进门柱间。蹲在朱漆圆柱上的蟋蟀已经不见了。

家将缩着脖子，耸起里面衬黄小衫的宝蓝袄子的肩头，向门内四处张望，如有一个地方，既可以避风雨，又可以不给人看到能安安静静睡觉，就想在这儿过夜了。这时候，他发现了通门楼的宽大的、也漆朱漆的楼梯。楼上即使有人，也不过是些死人。他便留意着腰间的刀，别让脱出鞘来，举起穿草鞋的脚，跨上楼梯最下面的一级。

过了一会，在罗生门门楼宽广的楼梯中段，便有一个人，像猫儿似的缩着身体，憋着呼吸在窥探上面的光景。楼上漏下火光，隐约照见这人的右脸，短胡子中长着一个红肿化脓的面疱。当初，他估量这上头只有死人，可是上了几级楼梯，看见还有人点着火。这火光又这儿那儿地在移动，模糊的黄色的火光，在屋顶挂满蛛网的天花板下摇晃。他心里明白，在这几点着火的，决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家将壁虎似的忍着脚声，好不容易才爬到这险陡的楼梯上最高的一级，尽量伏倒身体，伸长脖子，小心翼翼地向楼房望去。

果然，正如传闻所说，楼里胡乱扔着几具尸体。火光照到的地方挺小，看不出到底有多少具。能见到的，有光腚的，也有穿着衣服的，当然，有男也有女。这些尸体全不像曾经活过的人，而像泥塑的，张着嘴，摊开胳膊，横七竖八躺在楼板上。只有肩膀胸口略高的部分，照在朦胧的火光里；低的部分，黑漆漆地看不分明，只是哑巴似的沉默着。

一股腐烂的尸臭，家将连忙掩住鼻子，可是一刹那，他忘记掩鼻子了，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夺去了他的嗅觉。

这时家将发现尸首堆里蹲着一个人，是穿棕色衣服、又矮又瘦像只猴子似的老婆子。这老婆子右手擎着一片点燃的松明，正在窥探一具尸体的脸，那尸体头发很长，量情是一个女人。

家将带着六分恐怖四分好奇的心理，一阵激动，连呼吸也忘了。照旧记的作者的說法，就是“毛骨悚然”了。老婆子把松明插在楼板上，两手在那尸体的脑袋上，跟母猴替小猴捉虱子一般，一根一根地拔着头发，头发似乎也随手拔下来了。

看着头发一根根拔下来，家将的恐怖也一点点消失了，同时对这老婆子的怒气，却一点点升上来了——不，对这老婆子，也许有语病，应该说是这一切罪恶引起的反感，愈来愈强烈了。此时如有人向这家将重提刚才他在门下想的是饿死还是当强盗的那个問題，大概他将毫不犹豫地选择饿死。他的恶劣之心，正如老婆子插在楼板上的松明，烘烘地冒出火来。

他当然还不明白老婆子为什么要拔死人头发，不能公平判断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他觉得在雨夜罗生门上拔死人头发，单单这一点，已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当然他已忘记刚才自己还打算当强盗呢。

于是，家将两腿一蹬，一个箭步跳上了楼板，一手抓住刀柄，大步走到老婆子跟前。不消说，老婆子大吃一惊，并像弹弓似的跳了起来。

“呔，哪里走！”

家将挡住了在尸体中跌跌撞撞地跑着、慌忙逃走的老婆子，大声吆喝。老婆子还想把他推开，赶快逃跑，家将不让她逃，一把拉了回来，两人便在尸堆里扭结起来。胜败当然早已注定，家将终于揪住老婆子的胳膊，把她按倒在地。那胳膊瘦嶙嶙地皮包骨头，同鸡脚骨一样。

“你在干吗？老实说，不说就宰了你！”

家将摔开老婆子，拔刀出鞘，举起来晃了一晃。可是老婆子不作声，两手发着抖，气喘吁吁地耸动着双肩，睁圆大眼，眼珠子几乎从眼眶里蹦出来，像哑巴似的顽固地沉默着。家将意识到老婆子的死活已全操在自己手上，刚才火似的怒气，便渐渐冷却了，只想搞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便低头看着老婆子放缓了口气说：

“我不是巡捕厅的差人，是经过这门下的行路人，不会拿绳子捆你的。只消告诉我，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门楼上，到底干什么？”

于是，老婆子眼睛睁得更大，用眼眶红烂的肉食鸟一般矍铄的眼光盯住家将的脸，然后把发皱的同鼻子挤在一起的嘴，像吃食似的动着，牵动了细脖子的喉尖，从喉头发发出乌鸦似的噪音，一边喘气，一边传到家将的耳朵里。

“拔了这头发，拔了这头发，是做假发的。”

一听老婆子的回答，竟是意外的平凡，一阵失望，刚才那怒气又同冷酷的轻蔑一起兜上了心头。老婆子看出他的神气，一手还捏着一把刚拔下的死人头发，又像蛤蟆似的动着嘴巴，做了这样的说明：

“拔死人头发，是不对，不过这儿这些死人，活着时也都是干这

类营生的。这位我拔了她头发的女人，活着时就是把蛇肉切成一段一段，晒干了当干鱼到兵营去卖的。要是不害瘟病死了，如今还在卖呢。她卖的干鱼味道很鲜，兵营的人买去做菜还缺少不得呢。她干那营生也不坏，要不干就得饿死，反正是没有法子嘛。你当我干这坏事，我不干就得饿死，也是没有法子呀！我跟她一样都没法子，大概她也会原谅我的。”

老婆子大致讲了这些话。

家将把刀插进鞘里，左手按着刀柄，冷淡地听着，右手又去摸摸脸上的肿疱，听着听着，他的勇气就鼓起来了。这是他刚在门下所缺乏的勇气，而且同刚上楼来逮老婆子的是另外一种勇气。他不再为着饿死还是当强盗的问题烦恼，现在他已把饿死的念头完全逐到意识之外去了。

“确实是这样吗？”

老婆子的话刚说完，他讥笑地说了一声，便下定了决心，立刻跨前一步，右手离开肿疱，抓住老婆子的大襟，狠狠地说：

“那么，我剥你的衣服，你也不要怪我，我不这样，我也得饿死嘛。”

家将一下子把老婆子剥光，把缠住他大腿的老婆子一脚踢到尸体上，只跨了五大步便到了楼梯口，腋下挟着剥下的棕色衣服，一溜烟走下楼梯，消失在夜暗中了。

没多一会儿，死去似的老婆子从尸堆里爬起光赤的身子，嘴里哼哼哈哈地，借着还在燃烧的松明的光，爬到楼梯口，然后披散着短短的白发，向门下张望。外边是一片沉沉的黑夜。

谁也不知这家将到哪里去了。

地狱变

一

像堀川大公那种人物，不但过去没有，恐怕到了后世，也是独一无二的了。据说在他诞生以前，他母亲曾梦见大威德的神灵，出现在她的床头。可见出世以后，一定不是一位常人。他的一生行事，没一件不出人意外。先看看堀川府的气派，那个宏伟呀、豪华呀，究竟不是咱们这种人想象得出的。外面不少议论，把大公的性格比之秦始皇、隋炀帝，那也不过如俗语所说“瞎子摸象”，照他本人的想法，像那样的荣华富贵，才不在他的心上呢。他还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关心，有一种所谓“与民同乐”的度量。

因此，遇到二条大宫的百鬼夜行，他也全不害怕。甚至据说，那位画陆奥盐灶风景的鼎鼎有名的融左大臣的幽灵，夜夜在东三条河原院出现，只要大公一声大喝，立刻就消隐了。因为他有那么大的威光，难怪那时京师男女老幼，一提到这位大公，便肃然起敬，好像见到了大神显灵。有一次，大公参加了大内的梅花宴回府，拉车的牛在路上发性子，撞翻了一位过路的老人。那老人却双手合十，喃喃地说，被大公的牛撞伤，真是多么大的荣幸。

所以在大公一生之间，给后代留下的遗闻逸事，是相当多的。例如在宫廷大宴上，一高兴，就赏人白马三十匹；叫宠爱的童子，立在长良桥的桥柱顶；叫一位有华陀术的震旦僧，给他的腿疮开刀，——像这样的逸事，真是屈指难数。在许多逸事中，再也没有一件比那至今为止，还一直在他府里当宝物传下来的《地狱变》屏风的故事更吓人的了。甚至平时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大公，只有在那一回，毕竟也

大大吃惊了，不消说，像我们这种人，当然一个个都吓得魂飞胆战了。其中比方是我，给大公奉职二十年来，也从来没见过这样凄厉的场面。

不过，要讲这故事，先得讲一讲那位画《地狱变》屏风的，名叫良秀的画师。

二

讲起良秀，直到今天，大概也还有人记得。那时大家都说，拿画笔的人，没一个出于良秀之上，他就是那样一位大名鼎鼎的画师。发生那事的时候，他已过了五十大关，有年纪了。模样是一个矮小的、瘦得皮包骨头的、脾气很坏的老头儿。他上大公府来，总穿一件丁香色的猎衣，戴一顶软乌帽，形容卑窳。他有一张不像老人该有的血红的嘴，显得特别难看，好像什么野兽。有人说，那是因为舔画笔的缘故，可不知是不是这么回事。特别是那些贫嘴的人，说良秀的模样像一只猴子，给他起了个诨名叫猿秀。

起这个诨名也有一段故事。那时大公府有良秀的一个十五岁的独生女，是当小女侍的。她可不像老子，是一位很娇美的姑娘，可能因为早年丧母，年纪虽小，却特别懂事、伶俐，对世事很关心。大公夫人和所有女侍都喜欢她。

有一次，丹波国献上了一只养熟了的猴子。顽皮的小公子，给起了个名字叫良秀，因为模样可笑，所以起了这名字，府里没一个人见了不乐。为了好玩，大家见它趴在大院松树上，或躺在宫殿席地上，便叫着良秀良秀，逗它玩乐，故意作弄它。

有一天，良秀的女儿给主人送一封系有梅枝的书信，走过长廊，只见廊门外逃来那只小猴良秀，大概腿给打伤了，爬不上廊柱去，一拐一拐地跑着。在它后面，小公子扬起一条棍子赶上来，嘴里嚷着，

“偷橘子的小贼，看你往哪儿逃。”良秀女儿见了，略一踌躇，这时逃过来的小猴抓住她的裙边，呜呜地直叫——她心里不忍，一手提着梅枝，一手将紫香色的大袖轻轻一甩，把猴儿抱了起来，向小公子弯了弯腰，柔和地说：“饶了它吧，它是畜生嘛！”

小公子正追得起劲，马上脸孔一板，顿起脚来：

“不行，它偷了我的橘子！”

“畜生呀，不懂事嘛……”

女儿又求着情，轻轻地一笑：

“它叫良秀，是我父亲的名字，父亲遭难，做女儿的怎能不管呢。”既然这样说了，迫得小公子也只好罢手了。

“呵呵，给老子求情，那就饶了它吧。”

勉勉强强说了一声，便把棍子扔掉，走向廊门回去了。

三

从此以后，良秀女儿便和小猴亲热起来。女儿把公主给她的金铃，用红绸条系在猴儿脖子上。猴儿依恋着她，不管遇到什么总绕在她的身边不肯离开。有一次女儿得了感冒躺在床上，小猴就守在她枕边，愁容满面地咬自己的爪子。

奇怪的是，从此也没人再欺侮小猴了，最后连小公子也对它和好了，不但常常喂它栗子，有时哪个武士踢了它一脚，小公子便大大生气。到后来，大公还特地叫良秀女儿抱着猴子到自己跟前来，可能听到了小公子追猴的事，对良秀女儿同猴发生了好感。

“看不出还是一个孝女哩，值得夸奖呀！”大公当场赏了她一方红帕，那猴儿见女儿捧着红帕谢恩，也依样对大公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逗得大公都乐了。因此大公分外宠爱良秀的闺女，是为了喜欢她爱护猴儿的一片孝心，并不是世上所说的出于好色。当然闲言闲语也

不是没有，这到后来再慢慢讲。这儿先说明，大公对画师女儿，并非别有用

却说良秀女儿挣到很大面子，从大公跟前退出来。因为本来是一位灵巧的姑娘，也没引起其他女侍的嫉妒。反而从此以后，跟猴儿一起，总是不离公主的身边，每次公主乘车出外游览，也少不了她的陪从。

话分两头，现在把女儿的事搁在一边，再谈谈父亲良秀。从那以后，猴儿良秀虽讨得了大家的欢喜，可是本人的良秀，仍被大家憎厌，依然叫他猿秀。不但在府里，连横川的那位方丈，一谈起良秀，也好像遇见了魔鬼，脸色就变了。（有人说，良秀画过方丈的漫画。可能这是无稽的谣言，不确实的。）总之，不问在哪里，他的名声都是不妙的。不说他坏话的，只是在少数画师之间，或只见过他的画，没见过他本人的那些人。

事实是，良秀不但其貌不扬，而且还有叫人惹厌的坏脾气，所以那坏名声，也不过是自己招来的，怨不得别人。

四

他的脾气，就是吝啬、贪心、不顾面子、懒得要命、惟利是图——其中特别厉害的，是霸道、傲慢，把本朝第一大画师的招牌挂在鼻子上。如果单在画道上，倒还可原，可他就是骄傲得对世上一切习惯常规，全都不放在眼里。据他一位多年的弟子说，有一次府里请来一位大名鼎鼎的桧垣的女巫，降起神来，口里宣着神意。可他听也不听，随手抓起笔墨，仔细画出女巫那张吓人的鬼脸。大概在他的眼里，什么神道附体，不过是骗小孩子的玩意儿。

因为他是这样的人，画吉祥天神时，画成一张卑鄙的小丑脸，画不动明王时，画成一幅流氓无赖相，故意做出那种怪僻的行径。人家

当面责备他时，他便大声嚷嚷：“我良秀画的神佛，要是会给我降灾，那才怪呢！”因此连他的弟子们都害怕将来会受他牵连，有不少人就半途同他分手了。——反正一句话，就是放荡不羁，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

因此不管良秀画法怎样高明，也只是到此为止了。特别是他的绘画，甚至用笔、着色，全跟别的画师不一样，许多同他不对劲的画师中有不少人说他就是邪门歪道。据他们说，对川成、金冈和此外古代名画师的画，都有种种奇异的评品，比方画在板门上的梅花，每到月夜便会放出一阵阵的清香，画在屏风上的宫女，会发出吹笛子的声音。可是对良秀的画却另有阴森森的怪评，比如说，他画在龙盖寺大门上的《五趣生死图》，有人深夜走过门前，能听到天神叹息和哭泣的声音。不但如此，甚至说，还可以闻到图中尸体腐烂的臭气。又说，大公叫他画那些女侍的肖像，被画的人，不出三年，都得疯病死了。照那些恶评的人说，这是良秀堕入邪道的证据。

如上所说，他那么蛮不讲理，反而还因此得意。有一次，大公在闲谈时对他说：“你这个人就是喜欢丑恶的东西。”他便张开那张不似老人的红嘴，傲然回答：“正是这样，现在这班画师，全不懂丑中的美嘛！”尽管是本朝第一的大画师吧，居然当着大公的面，也敢放言高论。难怪他那些弟子，背地给他起一个诨名，叫“智罗永寿”，讽刺他的傲慢。大家也许知道，所谓“智罗永寿”，那是古代从震旦传来的天狗的名字。

可是，甚至这个良秀——这样目空一切的良秀，惟独对一个人怀着极为深厚的情爱。

五

原来良秀对独生女的小女侍，爱得简直跟发疯似的。前面说过，

女儿是性情温和的孝女，可是他对女儿的爱，也不下于女儿对他的爱。寺庙向他化缘，他向来一毛不拔，可是对女儿，身上的衣衫，头上的首饰，却毫不吝惜金钱，都备办得周周到到，慷慨得叫人不能相信。

良秀对女儿光是爱，可做梦也想不到给女儿找个好女婿。倘有人讲他女儿一句坏话，他就不难雇几个街头的流氓，把人家暗地里揍一顿。因此大公把他女儿提拔为小女侍时，老头子大为不服，当场向大公诉苦。所以外边流言：大公看中他女儿的美貌，不管她老子情不情愿，硬要收房，大半是从这里来的。

这流言是不确的，可是溺爱女儿的良秀一直在求大公放还他的女儿，倒是事实。有一次大公叫一个宠爱的童儿作模特儿，命良秀画一张幼年的文殊像，画得很逼真，大公大为满意，便向他表示好意说：“你要什么赏赐，尽管说吧！”

“请你放还我的女儿吧！”他就老实不客气地提出了请求。别的府邸不说，侍奉堀川大公的人，不管你当老子的多么疼爱，居然请求放还，这是任何一国都没有的规矩。这位宽宏大量的大公，听了这个请求，脸色就难看了，沉默了一会儿，低头瞧着良秀的脸，马上喝了一声：“这不行！”站起身来就进去了。这类事有过四五次，后来回想起来，每经一次，大公对良秀的眼光，就一次比一次地冷淡了。和这同时，女儿也可能因担心父亲的际遇，每从殿上下来，常咬着衫袖低声哭泣。于是，大公爱上良秀女儿的流言也多起来了。其中有人说，画《地狱变》屏风的事，起因就是女儿不肯顺从大公，当然这种事是不会有有的。

在我们看来，大公不肯放还良秀的女儿，倒是为了爱护她，以为她去跟那怪老子一起，还不如在府里过得舒服。本来是对这女子的好意嘛，好色的那种说法，不过是牵强附会、无影无踪的谣言。

总而言之，就为了女儿的事，大公对良秀开始不快了。正在这时候，大公突然命令良秀画一座《地狱变》的屏风。

六

说到《地狱变》屏风，画面上骇人的景象，立刻出现在我的眼前。

同样的《地狱变》，良秀画的同别的画师所画，气象全不一样。屏风的一角，画着小型的十殿阎王和他们的下属，以后满画面都跟大红莲小红莲一般，一片连刀山剑树都会烧得融化的熊熊火海。除掉捕人的冥司服装上着的黄色蓝色以外，到处是烈焰漫天的色彩。空顶上，飞舞着卍字形墨点的黑烟和金色的火花。

这笔法已够惊人，再加上中间在烈火中烧身，正在痛苦挣扎的罪魂，那种可怕的形象，在通常的地狱图里是看不到的。在良秀所画的罪魂中，有上至公卿大夫，下至乞丐贱人，包括各种身份的人物。既有峨冠博带的宫殿人，也有浓妆艳抹的仕女，挂佛珠的和尚，曳高齿屐的文官、武士，穿细长宫袍的女童，端供品的阴阳师——简直数不胜数。正是这些人物，被卷在火烟里，受牛头马面鬼卒们的酷虐，像秋风扫落叶，正在四散奔逃，走投无路。一个女人，头发挂在钢叉上，手脚像蜘蛛似的缩为一团，大概是女巫。一个男子，被长矛刺穿胸膛，像蝙蝠似的倒挂着身体，大概是新上任的国司。此外，有遭钢鞭痛打的，有压在千斤石下的，有的吊在怪鸟的尖喙上，有的叼在毒龙的大嘴里——按照罪行不同，受着各种各样的折磨。

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半空中落下一辆牛车，已有一半跌落到野兽牙齿似的尖刀山上。（这刀山上已有累累的尸体，五体刺穿了刀尖。）被地狱的狂风吹起的车帘里，有一个形似嫔妃、满身绫罗的宫女，在火焰中披散着长发，扭歪了雪白的脖子，显出万分痛苦的神

情。从这宫女的形象到正在燃烧的牛车，无一不令人切身体会火焰地狱的苦难。整个画面的恐怖气氛，可说几乎全集中在这人物的身上了。它画得这样出神入化，看着看着，耳里好似听见凄厉的疾叫。

噉噉，就是这，就为了画这场面，发生了骇人的惨剧。如没有这场惨剧，良秀又怎能画出这活生生的地狱苦难呢。他为画这屏风，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结果连命也送掉了。这画中的地狱，也正可说是本朝第一大画师良秀自己有一天也将落进去的地狱。

我急着讲这珍贵的《地狱变》屏风，把讲的次序颠倒了。接下来讲良秀奉命绘画的事吧。

七

却说良秀自从奉命以后，五六个月都没上府，一心一意地在画那座屏风，平时那么惦着的女儿，一拿起了画笔，硬连面也不想见了。真怪，据刚才那位弟子说，他一动手作画，便好像被狐仙迷了心窍。不，事实那时就有人说，良秀能在画道上成名，是向福德大神许过愿的，那证据是，每当他作画时，只要偷偷地去张望，便能看见好几只阴沉沉的狐狸围绕在他的身边。所以他一提起画笔，除了画好画以外，世界上的什么事都忘了，白天黑夜躲在见不到阳光的黑屋子里——特别是这次画《地狱变》屏风，那种狂热的劲头，显得更加厉害。

据说他在四面挂上蒲席的屋子里，点上许多灯台，调制着秘传的颜料，把弟子们叫进去，让他们穿上礼服、猎装等等各式衣服，做出各种姿态，一一写生——不但如此，这种写生即使不画《地狱变》屏风，也是常有的。比方那回画龙盖寺的《五趣生死图》，他就不画眼前的活人，却静坐在街头的死尸前，仔细观察半腐的手脸，一丝不苟地写生下来。可这一回，他新兴了一些怪名堂，简直叫人想也想不出

来的。此刻没工夫详细讲说，单听听最主要的一点，就可以想象全部的模样了。

良秀的一个弟子（这人上面已说起过），有一天正在调颜料，忽然师傅走过来对他说：

“我想睡会儿午觉，可是最近老是做噩梦。”这话也平常，弟子仍旧调着颜料，慢然地应了一声：

“是么？”可是良秀显出悄然的神色，那是平时没有过的，很郑重地托付他：

“在我睡午觉时，请你坐在我头旁边。”弟子想不到师傅这回为什么怕起做梦来，但也不以为怪，便信口答道：

“好吧。”

师傅却还担心地说：

“那你马上到里屋来，往后见到别的弟子，别让他们进我的卧室。”他迟迟疑疑地做好了嘱咐。那里屋也是他的画室，白天黑夜都关着门，点着朦胧的灯火，周围竖立起那座仅用木炭构好了底图的屏风。他一进里屋，便躺下来，拿手臂当枕头，好像已经很困倦，一下便呼呼地睡着了。还不到半刻时间，坐在他枕边的弟子，忽然听见他发出模糊的叫唤，不像说话，声音很难听。

八

开头只发声，渐渐地变成断续的言语，好像掉在水里，咕噜咕噜地说着：

“什么，叫我来……来哪里……到哪里来？到地狱来，到火焰地狱来……谁？你是……你是谁？……我当是谁呢？”

弟子不觉停下调颜料的手，望望师傅那张骇人的脸。满脸的皱纹，一片苍白，暴出大颗大颗的汗珠。干巴巴的嘴唇，缺了牙的口腔